



阮堂集卷四

鷄林金正喜元春

別錄

附

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而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今不能遇其粗而何以遇其精以至於御其精而遺其粗也世每以文爲小道而忽之是以文爲戲者也非文則道無以寓焉文與道相須不可歧而貳之

也所以易文言爲文之祖而繫之末端以吉人之辭
躁人之辭申複言之文之不可不慎如此也何可以
下筆不休無所裁制騁氣吊詭積字積句以爲文也
此尤大戒也又何論於遇其精遇其粗也

大雲藁可稱歐曾正派近來巨擘議論稍涉縱橫或
似坡公規制大有嚴整無愧介甫無一放倒罅漏直
欲上掩方劉未可以突過特其魄力稍大至於姬傳
之澹雅處終遜一籌如袁子才王念豐諸人當辟易
矣其人品極高伉擇言而發必當徵信於後人碑志
有可讀者無諛辭東人眼境所不及如東人之飮豆

湊砌乳語屁說無所一遺者可以此卜之耳

答彝齋別紙

樊南文喬皇瑰麗凌厲恠發文章之一巨觀雖皇甫持正孫可之亦必瞠乎後矣自青少至今老白首籀誦而篤好之已四十餘年非徒屈芟曾棗之偏而已主持風雅裁定文玷者尤當玩蹟

二林文字卽陽明一派之直欲援儒入釋又有甚於王龍溪陶石簣輩矣其於近人事狀中畧有可見不如袁隨園之無據足以博他日史料而但恐零甚東人駢體自壬辰以後忽變以爲宋元後風氣遂爲一功令之雄此近今之所不免而雖文苑大手筆舉

皆如是矣大抵我國之壬辰不知是何等百六大運而土自朝家典章至於閭巷風俗無不大變至今未復舊文章書畫之小道亦皆從以遷謝竟未有挽回如明宣以上泐泐大雅之風不可得見

古文之體奇正濃澹詳畧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記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蹟原無足據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記而畧之以爲文之

義法如此也

惲桂二集果是南遷二友之不足多矣惲集十年求之今始夫讀於天風海濤之中亦墨緣有屬耶其文於近人中稍有魄力雖非望溪派流而不失於望溪海峰梅厓惜抱諸人所守之正軌故於望溪至於惜抱各有微詞而不以顯斥如竹汀一以歸之正軌亦稍持公眼不作噴薄叫呶之習蓋其人品伉爽文亦如之非如王惕甫之稍雜袁子才之無檢者比也平心論之惜抱之平雅閒澹終難跂及不可但以魄力掩去惜抱之所成就亦有透底處未易突過又況上

之以望溪也。秦小峴趙味辛諸家亦不過如此而已。桂集太零星亦有一二可觀。專治聲韻至於古文軌則非長也。其人品甚高爲覃溪芸臺屢稱道之。不在於零星文字間矣。

詩意亦覺有秋氣滿紙。是隨順感現於清涼界中。而然耶大凡始於世人不道語。下工終於世人平常所道處。並力說得方能成就。圓輪木難珊瑚可以驚走西域賈胡。所可少者田師農侶之與共大嚼且須退一步着眼毋趁面前三尺地乃佳耳。

意想不到處。峰巒忽自開。山境隨處佳。誤到亦可喜。

若了得此境頭頭皆道事事無礙曾南豐詩如流水
寒更澹虛窓深白明一逕入松下兩峰橫馬前壺觴
對京口笑語落揚州皆佳句頗得陶謝家法徐仲車
寄陳瑩中詩雄快痛切與小雅巷伯同風此正治心
直養氣之功也豈恠放之謂哉嘗示學者曰爲文字
無學纖麗須是渾渾有古氣是自道者耳孟東野詩
天地入胷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論詩至此胚胎造化矣又如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
生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
一本此有天台山最高動躡赤城霞十字靈
境物皆直萬松無一斜此等句頓覺心境空闊萬緣

退聽豈可以寒儉目之也凡詩道亦廣大無不具備
有雄渾有纖濃有高古有清奇各從其性靈之所近
不可得以拘泥於一段論詩者不論其人性情以自
已所習熟斷之以雄渾而非纖濃豈渾函萬象寸心
千古之義也是以有杜有王孟有白有韓有義山樊
川又有長吉盧仝今特舉曾南豐徐仲車究竟以孟
東野者非爲別尋一逕頂上有眼者當鏡鏡相印

最是此事別有神解然後可以說到又不可以口喻
筆傳須就東坡山谷兩集熟看爛讀千周萬遍自有
神明告人最忌心麤又忌欲速又忌赤手捕龍獅子

頻申捉象亦全力搏兔亦全力

題見輩詩卷後

白牡丹云神仙隊裏風流易富貴場中本色難白桃
花云後庭歌罷醒初醒前度人來鬢已華又亡息國
因紅粉累避秦人是白衣尊詩有不說理而真乃說
理者如唐人詠棊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咏帆
云恰認已身住翻疑彼岸移宋人君王若看貌甘在
衆妃中雪詩何由更得齊民媛恨不偏於宿麥深雲
詩無限早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峰

示台濟

徐仲車莫飲吳江水寄陳瑩中詩

莫飲吳江水曾中恐有波濤起莫食

湘江魚令人冤憤成悲呼湘江之竹可爲箭吳江之水好淬劍箭射讒夫心劍斫讒夫面讒夫心雖破曾

中膽猶大譏人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爲人患死能爲鬼害患兮害兮將奈何兩卮薄酒一長歌灑向風煙付水波遣吊胥山共汨羅

庾子山詩對仗最工乃六朝以後轉五古爲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允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一步一趨則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頭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鴈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訓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峰和人云早雷驚蟄戶流雪

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恒同路人禽或對巢清晨臨汎
云猿嘯風還急鷄鳴潮欲來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騰
猿看箭轉和人云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咏畫屏
云石險松橫植巖懸澗豎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
懷夢入堂內云日光釵彩動窓影鏡花搖少陵所云
清新者殆謂是也

山中宰相有仙骨獨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
倒先請喚人扶着君亂山深處是烟霞雨暗晴暉日
夕佳要識先生曾到此故留戲筆在君家元暉題畫
詩極佳無一點烟火氣

文章論定古今所難袁子才以阮亭詩爲才力薄而不得不推爲一代正宗是終不得掩其所占地位而並奪之也假使若自反才力與正宗俱難議到耳蔣心餘又以唐臨晉帖譬之亦微詞但今日若得唐摹一字其寶重亦不下真跡豈可與宋元以後贗刻論哉每盛名人皆忌之此俱存深戒者然至其不能副其實崑然自傲者盜思奪之袁蔣固當時隻眼猶未免於盜之招况下此者耶此所以少陵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語渾全貫穿古今耳偶閱論詩諸什漫此放言與屺友相視一笑並使解說一通

王夢樓贈蔣心餘句云前輩典型秀才風味華嵩品格河海文章馬氏小玲瓏山館中有鄭板橋題聯云齧定幾句有用書可忘飲食養成數竿新生竹直似兒孫以八分書之極奇偉錢蓮因女士卽張伯冶室並以詩畫擅名論畫則伯冶爲精論詩則蓮因尤健嘗因伯冶豪飲健談爲手書座右云人生惟酒色機關須百鍊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學金人以閨媛能爲此格言真不愧女士虎邱山後風景幽絕岸旁古剎懸一聯於客堂云乾淨地常來坐坐太平時早去修修語極冷雋畫舫往來笙歌

鼎沸之外忽聽此禪窟機鋒真如暮鍾晨梵發人深
省涇縣包順伯邑侯擅美才而有狂名齋中自題一
聯喜有兩眼明多交益友恨無十年暇盡讀奇書宋
悅硯銘侍郎嘗書聯贈某上人看梅子熟時箇中人
酸話自得聞木犀香否門外漢坐臥由他侍郎精通
梵篋用彼法語絕工板橋解組歸田日聯云三絕盡
詩書一官歸去來感歎其工妙山谷祠堂查儉堂重
新之並製聯忠孝振綱常黨籍偏名氣節宛如東漢
文章垂宇宙詩家衍派門庭別啓西江

江淹擬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

爲休上人詩故事此誤白唐已然

蟻聞緣水度蠡健負花歸蟬移無定響星過有餘光

送迎人自老新舊歲無痕只爲花陰貪坐久不須歸

去更熏衣

示商彥

夕陽嵐靄仿唐子華返照過溪東僧歸嵐翠裏厭聽

晚蟬聲竹園三四里以羅小華寫經墨臨雲西老人

十丈優曇林玄譚香着面樹底誦經人月斜尋不見

老遲以篆籀法作畫古拙似魏晉時手筆如遇古仙

人寂寞山籬下秋桑幾尺高欲尋張仲蔚三徑沒蓬

蒿

叔美題畫詩如
不食烟火者

詩道之漁洋竹垞門徑不誤漁洋純以天行如天衣無縫如華嚴樓閣一指彈開難以模捉竹垞人力精到攀緣梯接雖泰山頂上可進一步須以竹垞爲主叅之以漁洋色香聲味圓全無虧缺至如牧齋魄力特大然終不免天魔外道其最不可看專從漁洋竹垞下手爲妙下此又有查初白是兩家後門徑最不誤者也由是三家進以元遺山虞道園溯洄於東坡山谷爲入杜準則可謂功成願滿見佛無忤矣外此旁通諸家左右逢原在其心力眼力並到處如鏡鏡相照印印相合不爲魔境所誤也覃集果難讀經藝

文章金石書畫打成一團非淺人所得易解然細心
讀過線路脉絡燦然具見特世人不以用心外舐沒
味不知諫果之回甘蔗境之轉佳耳以鄙見聞乾隆
以來諸名家項背相連未有如錢擇石與覃溪者蔣
鉛山可得相埒而如袁隨園輩不足比擬矣況其下
此者乎不佞曾從覃詩之人人易解者仿摘句圖例
拈錄近百句當一爲之奉覽也

善書者不擇筆非通論如歐陽銀青九成化度非精
毫不能以麤毫用之如精筆已耳

三泖示尹
生始榮

貂尾珍材可筆是山谷句也朴蕙百頗工選穎以青

鼠爲狼毫之上自以爲得其妙人或非之不恤也及見貂尾大以稱賞品在狼毫青鼠之上其言洵不誤也然此外又有加於貂狼者不可以等數計恨無遍見湖穎諸品使之恢拓其眼也古禪伯所云屋外青天便復此觀東人錮於圓嶠之筆不知更有王虛舟陳香泉諸巨擘妄稱筆不覺啞然一笑耳天下事不可以堅定株守乃如是云爾黃毛筆東人所尙微有麤滑若中國所選黃穎又與東出而通行者有異如此珍材未嘗東出而譯商行賣者又是一下劣東人皆不悟也貂尾似是中國之紫穎中國人又以黃毛

爲貂毫今通行貂毫小筆皆刻貂毫二字亦與我東
所稱不同未敢一定於貂黃之間矣東人所稱青鼠
亦於中國筆未見紫穎有似青鼠者紫穎是東人所
稱貂尾非青鼠耳羊毫如孝子順孫先意承順如紫
穎一種又太剛腕弱者殆不可使嘗見羲獻遺風一
種筆如竹木之剛硬柳誠懸不能用羲獻遺法之筆
以其太剛也今此種筆果是右軍舊製之遺制歟羲
獻遺風之上更無加於此者然此筆爲第一上品以
又在羊毫上得此妙然後乃可言筆至於東人所稱
黃毛青鼠是可以與於大海之觀耶卽五鳳樓之於

甕牖繩樞耳

東人羅代書可與中國併稱皆專習歐法自入本朝來謂之晉體者出面目大異不知晉體者竟是李後主所寫筆陣圖認以裴几真本安得不大異也余家舊藏董書唐人七律者東來爲近二百年與世行者大異若較綠意所收兵符帖不得不讓與一頭董書難如是耳董書專從褚法入手顏平原亦學褚得其神髓者故董書於顏書尤近又以篆籀氣入之有蒼雅勁險意今但以爲妍麗者皆作贗者不知此而妄作其形貌世人專無鑑別認贗爲真遂以妍麗目

之張得天平生所習爲董跡纔能十得其二三而已
若其從空直下直叅神聖處非人力可能也別具天
人心手可以彷彿耳如吾東書最稱石峰而石峰筆
力較董卽一羽之輕世孰有知此者哉往叩於大江
南北當有印可之者今所仿臨者頗有深入處不作
世俗習董之贗本只一脂粉態者甚可喜也

此卷專仿歐法而又與唐劉仕備墓誌本恰相似祝
非見劉誌者其同如此亦可異也可見萬殊一本古
今合轍書法舍歐不可得耳近世之妄稱晉體破觚
爲圓卽無異磨甗作鏡耳

祝允明秋
風辭帖後

白陽山人草法有孫虔禮揚少師規度是草法正宗也草法不由孫揚皆作一鎮宅符東人尤甚無非惡札耳

唐虞世南臨蘭亭帖墨淡如影紙厚舊麻微鬆雖漫漶而精神發露後有魏昌揚益宋濂董其昌王祐徐尙賓葉萱周同軌古中靜張弼朱之蕃王衡諸題名跋褚遂良摹蘭亭真跡麻紙本後有米芾張晏范仲淹王堯臣劉涇龔開白斑張翥張雨卞永譽諸題名詩跋馮承素摹蘭亭帖麻紙本後有許將王安禮朱光裔李之儀仇百玉朱光庭趙孟頫郭天錫鮮于樞

鄧文原項元汴文嘉諸人題名跋並神龍半印神龍
內府長方半印世間通行蘭亭皆稱歐褚二摹本至
如開皇本虞本馮本殆無有知之者皆今中國內府
所在者從石渠隨筆錄取示懋兒以廣其部見

天雲亭之天字波脚是從蘭亭得之如六朝碑版唐
之顏平原宋之蘇黃米以至於松雪玄宰無不如此
世之見恠亦無恠爾不必辨爲也似聞有一人獨以
爲是出於蘭亭云云此世亦有如此解人耶未知其
人爲誰亦可足以有遇也願聞之

與穎
樵

金石源流彙輯果有成書如歐陽公集古錄洪盤州

隸釋等書不可不讀又如王蘭泉錢辛楣諸書覃溪所輯尤精核金石一學自有一門戶東人皆不知有此如近篆隸諸家但就其原本謄過一通而何嘗有考究於羽翼經史與分隸同異偏旁流變者也漢隸字原固好所收爲三百九碑之多較今日現存漢碑三十餘種雖謂之淵海可也板本一例寫去禮器孔和與羊竇戚伯無異是何以辨證耶婁氏原本必不如此轉轉翻訛遂不可識本來面目矣顧南原隸辨一書反有勝於是者恨無由一使令一一涓定口證也行篋甚貧此等可證者未得携來末由遠致殊爲

之咄咄凡屬在我者竟當有一皆奉覽矣

書法自鍾索來有一定不易之典則雖有隨時變格
自立已法然撥鐙布白等式至於近日大家之王虛
舟張得天劉石庵諸人如印印泥未敢一毫出其圈
子中且右軍大令真迹尙有見存具證明白東人皆
未曾夢及向壁虛造專以臆說自欺而欺人如鄉曲
僻遠尤爲此輩所迷誤深可歎惜也青城尹生頗具
慧識得宋大觀古泉一枚愛其書體大肆力臨習能
得其意若其領解泉面四字可以當百看千偈一炷
之妙具足無欠今二王真迹惟快雪時晴送梨三百

若干字而已猶可以見斐几風流問津山陰泉面四字亦無異相耳泉字是宋道君瘦金書此爲河南神髓可以上溯西漢銅甬字見尹生書不覺驚異不禁喜懽緣書此贈之尹生舊藏肅慎石柅得此已足夫剔俗物酸腐氣况兼之習大觀泉字者耶勉旃勉旃

贈尹生
賢夫

蘇齋元朝於胡麻上書天下太平四字時蘇齋年七十八矣字如蠅頭亦不罨鏡甚可異也又自元朝寫金經日課一紙至晦日乃畢施之法源寺又於余所供大士小幘題字甚細皆同時事也

東人書羅麗間古碑皆歐法直可以上溯山陰又有
寫經金書者羅書尤古非麗可及嘗見東京廢塔中
所出墨書光明陀羅尼經一字不損如昨書者卽唐
大中年間所書在金生前六七十年以上筆法極古
雅當與文武神行鏊藏諸碑甲乙金生亦當遜一籌
矣自本朝以來安平姜成猶不違失前規百餘年
來一種書法盡掃歐褚直欲上探鍾王又未見鍾王
一字妄自拔幟登壇商君之盡廢井田雖爲秦人富
強後世亦不能復然三代之溝洫畎澮遂不可見耳

書贈
鄭六

歐書出於劉仲寶褚書出於史陵然不必劉史六朝
碑版如李仲璇張猛龍刁遵高使君始平像魏齊諸
造象藥方無非劉史之所自點波間架一無敢變改
舊規此所以上溯鍾索也不由此逕直欲接武山陰
妄標晉體謂之蘭亭黃庭如此皆歸於無知妄作耳

贈台
濟

六朝碑如武平諸石刁遵陳思王碑皆劇迹鄭道昭
碑直可與焦山銘甲乙不知此何以溯裴几風流
吾輩之於隸書平生所心摹手追在西京東京古法
及其所成就纔是唐之韓擇木蔡有隣曰窠至於楷

體欲探歐褚門逕亦不過明沈民則兄弟若其上溯
六朝之才遵高湛高貞武平天統始平諸碑如天上
之難又况上溯山陰耶山陰最以雄強見長此其神
髓也如非北碑無以見其雄強是豈今日通行之黃
庭樂毅所可得也

贈方
老

古人作書最是偶然欲書者書候如王子猷山陰雪
棹乘興而往興盡而返所以作止隨意興會無少罣
礙書趣亦如天馬行空今之要書者不算山陰之雪
與不雪又強邀王子猷直向戴安道家中去寧不大
悶今使西極龍媒受圉奴羈勺上峻阪何以展繭雲

之步也放筆一笑景遠以此卷來屬先題一語示之
隸法有西京東京之異西京字自歐陽公時不得見
始從劉原父得見銅甬銘然此卽篆書而尙非隸書
西京隸無出於五鳳二年字及鴈足鐙款亦在歐陽
公後歐陽公亦未見矣碑版無之唯元壽竟銘與黃
龍鐙字陽嘉元康等金皆可證而新莽諸殘金零石
不下八九種尙存西京規獲卽皆無波之隸也東京
以後漸開波磔一路然蜀中諸石刻猶存西京古法
東京字近日通行孔林諸碑河南洛陽等所存諸碑
是皆波撇分明雖禮器孔和之極典雅蒼古亦有波

之隸矣隸之無波之爲貴者卽留有餘不盡之意不
如有波之弄剔挑拔大有古今之不同如椎輅與象
玉之相懸也今但就其奇處異處謂是古法卽不過
自欺眩人而已是何論古今之同異也入筆之法純
用逆勢今觀來字皆近順勢此必從空直劈然後始
得其妙亦非可以襲而取之大下工夫而後得之耳
且結構之妙又有變現不測者不有腕底有三百九
碑亦難一朝之間出之易易耳

答趙
怡堂

洪寶銘亦佳雖不及始平武平尙可證北朝古格耳

同上

歐碑今海內見存爲七此其一也但原石已佚翁覃溪老人合較宋拓諸本摹刻於濟寧學院嘗見成親王所臨一本較此本殘字多少不一成親王所臨卽南海吳氏本也此本合較時似未及並收矣歐法易於方勁此本最得圓神非老人深於歐法無以有此尤可寶重也東人最重歐法自羅代至於麗中葉皆恪遵渤海遺式矣麗末暨本朝來專習松雪轉失書家舊法不知歐書之爲何樣其後又高自標致乃家家晉體戶戶鍾王童而習之者皆樂毅論黃庭經遺教經唐帖以下輒卑而不顧未知其所習樂毅黃

庭遺教竟是何本耶近又東人一書家拈出萬毫齊力一語迷誤諸人不講懸腕不講擗壓鉤揭不講九宮間架以此萬毫齊力一語欲了書法多見其不知量也既拈萬毫齊力一語又何不更拈其上句之漿深色濃耶不覺放筆一笑

辨書法

唐僧塔銘是周菊人所藏而馬丹書以馮注蘇詩易去又轉以東來此銘卽褚派而又近於三龕是唐代書法非歐卽褚此兩派外殆無他門戶之分異者至於吾東羅麗金石一切皆歐法而平百濟塔爲褚體也馬丹書跋以爲文又唐書之一種也

用筆之法五指疏布四面置筆食指中節之端挽而向內以大指螺紋處抑而向外中指鉤其陽名指小指距其陰則指實掌虛轉運便捷轉運之法食指之骨必橫逼使筆勢向左大指之骨必外鼓使筆勢向右然後萬毫齊力筆鋒乃中若緊握不運則力惟在筆不至於毫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至東坡所謂虛而寬者也橫逼之機在名指甲肉之際外鼓之妙在中指剛柔之間又曰以無名指爪肉之際揭筆令向上

伸毫是古今書家所未聞之說筆鋒常在筆畫之內

一畫之中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中殊衄挫於毫芒
此是鍾索以來真訣古今所不易印印相傳者近日
東人所云伸毫一法卽向壁虛造全沒着落者至若
撇之末筆將何以處之是說不去者也後學皆爲此
謨轉入鬼窟耳

法可以人人傳精神與會則人人所自致無精神者
書法雖可觀不能耐久索翫無與會者字體雖佳僅
稱字匠氣勢在胷中流露於字裏行間或雄壯或紆
徐不可阻遏若僅在點畫上論氣勢尙隔一層

朴君蕙百問書於余叩其得書源流余云余自少有

意於書卅四歲入燕見諸名碩聞其緒論撥鐙爲立
頭第一義指法筆法墨法至於分行布白戈波點畫
之法與東人所習大異漢魏以下金石文字爲累千
種欲溯鍾索以上必多見北碑始知其祖系源流之
所自至於樂毅論自唐時已無真本黃庭經爲六朝
人書遺教經爲唐經生書東方朔讚曹娥碑等書全
無來歷閣帖爲王著所摹翻尤爲紕繆已爲當時如
米元章黃伯思董廣川所一一駁正中國之有識者
自樂毅黃庭等書至於閣帖皆羞道之大槩樂毅黃
庭等書若係真本之可據有唐之歐褚虞薛顏柳孫

楊徐李諸人所書一無與黃庭樂毅相似其不從樂毅黃庭入門可證但與諸北碑如印印泥且方勁古拙無圓熟模稜者近日我東所稱書家所謂晉體蜀體皆不知有此卽取中國所已棄之芭籬外者視之如神物奉之如圭臬欲以腐鼠嚇鳳寧不可笑蕙白云以此秋史所論觀之前日所習聞於鄭李諸人者皆南轅北轍也余曰此非鄭李諸人之過鄭李諸人皆有天分僻處窮廬未見古人善本又不取正於有道大方之家俱是甕牖繩樞見聞無多其爲學之苦心有不可遏截依稀求影恍惚摸響以爲天上玉京

瓊樓金闕必應如此如此不能目見足到何以證實
於瓊樓金闕耶昔東坡贊羅漢伏虎之句有云一念
之差墮此髻髻導師悲憫爲汝嘖歎以爾猛烈復性
不難諸君皆於一念之差未免墮趣然其猛烈者亦
復性不難特未遇導師之悲憫仍與大笑究其實實
非鄭李之過是不可責備耳至於圓嶠筆訣寂不可
爲訓者爲伸毫法尤是乖盭積非勝是欲盡空歐褚
諸人而上接鍾王是不由門逕直躡堂奧其可得乎
趙子固云學晉不由唐人多見其不知量也入道於
楷有三化度九成廟堂三碑耳子固之時豈無樂毅

黃庭以此三碑爲言耶此所以樂毅黃庭有識之所
不道耳黃庭尙有六朝人所書真本人皆見之若欲
臨此直不過偶一戲墨試之而已是豈可以爲立法
正宗也且黃庭真本筆勢飄飄輕揚與近日所行墨
刻不特大異而已如冰炭薰蕕之不相合是何以謂
之晉體家戶戶祝也

書道之陰陽畫是不難知固有一定之陰陽而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如帝珠交攝互映萬億變相不可數
窮今此陽畫可以作陰畫用陰畫亦然左右旋亦復
然矣何以執定一位無以通變耶是膠柱鼓瑟刻舟

求劒耳試更默會之

此是天師庵本原石尙在燕京太學或稱國學本者非穎上本也不知伊藹堂何以題定爲穎上也蓋蘭亭有二本一是歐摸卽定武本也是一是褚撫卽褚本也定武與褚本頗異千餘年來所流傳百轉千變然無出此二本之各自派裂實無他本國學本卽定武本也穎上本卽褚摸本也穎本如在癸丑三字空缺羣字頂與懷仁所集之褚本相合帶字末直微橫斜引字右直垂尖快字旁注一小快字此是穎證而此本初無此一證國學本如及其所之之字終期於盡

盡字死生亦亦字與定武原本稍異此是國學之證
而此本一一脗合國穎之辨再無可論矣此本爲國
學本之最舊拓大是希品如趙子固落水本趙文敏
十三跋本蘇耆簡闕三行本雖至今見存非海外所
可得見賴有此石爲宋刻可溯山陰遺規不必藉靈
於穎本况又穎本亦無更進於此本也耶伊藹堂籤
題筆意深得褚體決非俗筆恨無由一與之對證也

國學本
蘭亭

穎本明嘉靖間始出土目爲右軍真跡上石者而實
褚摸也米老記蘇太簡所藏蘭亭有唐撫絹本在蔣

長源處此卽唐撫絹本而永仲小印卽蔣長源鈐識
据此爲蘇太簡舊藏無疑永仲印又其證也董文敏
云穎本頗似米當是米摸此揣摩之詞未攷其出於
蘇氏也此非米臨又非米所上石而其闕失諸處米
所未言米之見於蘇氏時已闕歟抑後上石時所闕
歟一行闕三字二行闕七字三行闕二字四行闕八
字九行闕一字十三行闕一字十七行闕二字二十
行闕一字二十四行闕一字二十七行闕一字惜其
時上石者不具記其顛末耳其與他本絕異者如稷
字禾中一撇一點而此本作一撇單直特異於他本

者也羣字平頂起筆最得褚摸清勁之意與聖教序
導羣生拯羣有之兩羣字如合契可爲羣字玉尺至
其末脚不作雙杈垂下過長他本之所未見也帶字
末直微斜上四直之右外一直轉長於左直左二直
齊本又他本之所異也左字長撇出鋒處住定引字
右直垂尖次字末筆一點而作小捺左下一點破作
二小點暢字申旁直頂縮短又暢字右上且之中作
二橫如且字樣類之二字醜劣恐是原闕而後人追
補取字耳內作三小點快字旁注一快字俛字人傍
厯微露上頂一黍之形此諸證卽顓本之所獨他本

之所未見也今天下石本之尙存者惟國學本與穎
上本而已國學本是定武嫡系穎本是褚摹神髓外
此或有石本之流傳非歐非褚兩無所據如落水本
十三跋本宋搨諸本爲賞鑒家所收而皆搨本也石
本之可以公之天下者只此國學與穎本兩石而已
山陰一脈不絕如綫矣

穎上本
蘭亭

顏平原書純以神行卽從褚法來與褚無一毫相近
處黃山谷是晉人神髓人或以無右軍戈波有微詞
皆不知其變處而妄論之也如近日劉石庵自坡書
入直到山陰門庭今以坡書形相苛責石庵然乎否

乎隸古亦如此漢碑有虛和拙朴凶險可畏之相以
近人淺量小見尙不能作文衡山董香光一畫何以
作東京一波又何以作西京一橫也今漢碑現存塵
四十種又有殘金零塼之可得摹追者與蜀川相通
曲阜濟寧之外恠畸不可狀如公羊之非常可恠者
非習於左氏者所可窺測是以疑之甚或束閣此雖
一小道其難如是無以易言耳

書法非醴泉銘無以入手已自趙彞齋時以醴泉銘
爲楷法圭臬其時豈無右軍書之黃庭樂毅論也皆
轉轉翻訛不可準則不如原石搨取之真蹟所以不

得不俛首就醴泉化度等碑也化度今無原石如宋
搨范氏書樓本非東人所可得見尙有醴泉之原石
拓本無恙設有殘泐過甚非此無以上溯於鍾索舊
規何以舍是他求也汝所謂纔書數字字字各出終
不歸一云者是汝可以入門之進境處須潛心力追
忍過此一關然後可以快得悟處切勿以此爲不成
而退轉益加用工可也吾則六十年尙不得歸一况
汝之初學者乎第汝此語吾甚喜之以爲必有所得
在此一語切勿泛看漫過爲妙爲妙

隸書是書法祖家若欲留心書道不可不知隸矣隸

法必以方勁古拙爲上其拙處又未可易得漢隸之妙專在拙處史晨碑固好而外此又有禮器孔和孔宙等碑然蜀道諸刻甚古必先從此入然後可無俗隸凡分臚態市氣且隸法非有胷中清高古雅之意無以出手胷中清高古雅之意又非有胷中文字香書卷氣不能現發於腕下指頭又非如尋常楷書比也須於胷中先具文字香書卷氣爲隸法張本爲寫隸神訣近日如曹知事俞綺園諸公皆深於隸法但少文字氣爲恨恨處李元靈隸法畫法皆有文字氣試觀於此可以悟得其有文字氣然後可爲之耳家

儲隸帖頗具如西狹頌是蜀道諸刻之極好者也

嘗見李圓嶠論斥山谷書不有餘卽不過掇拾晁美叔之言不知美叔此說已爲山谷所勘破也槩論之東人無處不妄自尊大如圓嶠直欲超越唐宋六朝徑闖山陰裴几是不知屋外有青天耳圓嶠十駕不及石峰安平石峰安平又十駕不及董玄宰玄宰又當十駕不及於東坡山谷顧何以妄論山谷也圓嶠書何嘗有山谷一波折之法耶若云圓嶠不知波折人必大駭而實不知波折之五停古法耳

趙子固云晉豈易學學唐尙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

人多見其不知量也入道於楷堊有三焉化度九成
廟堂耳今以趙子固時言之已六七百年如今通行
黃庭樂毅遺教等法書豈子固之所未見而必拈此
三碑者何歟黃庭非山陰書樂毅已於其時無善本
不可爲準遺教卽唐代經生書不得不於此三碑求
之三碑雖石本而原石尙存下真跡一等非後世石
刻之轉相摸翻者可比也吾東書法羅麗二時專習
歐體今存舊碑尙可溯得其一二自本朝來皆趨
松雪一路然如申成諸公所書門榜雄奇古雅大有
舊法以至石峰而雖有松雪氣味亦恪遵古式嗣後

自以爲極力挽古者輒皆動稱黃庭樂毅晉體未知黃庭樂毅竟是何本歟遂至圓嶠又盡抹古來遺規臆造一法執筆不講懸臂撥鐙結字不知左取上齊右取下齊等法之自古不敢易者一世陸沉殆無迴悟者是書家之一大變耳學書者知晉之未易學而由唐人爲入晉徑路庶無誤矣古賢作字未有不騰空直下能造入神品者非懸臂不能懸臂則在空際旋轉隨其到處極肥至瘦皆成妙趣得天司寇學書先懸臂畫圓圈三個月待得圈子圓淨純熟則用筆自然遒勁圓轉裕如下筆作字自無扁鋒但圈子摠

不得參以指運

鍾鼎古文皆隸法所出來處學隸者不知此便溯流忘源耳

覃溪老人正書於率更得其圓處於河南得其隸意而八萬卷金石之氣注於腕下蔚然爲書家龍象由唐入晉之徑路舍是無二石庵差可比擬成親王以下皆遜一籌古東先生以爲近日書法之第一是天下定論今因古東先生命題之如此

吾輩學漢隸字皆不免作唐隸然唐隸亦難及唐隸不止一明皇孝經而已漢碑所無之字不可妄造若

於唐碑有之尙可依樣爲之不如篆體之至嚴篆字決不可沿唐雖李少溫斷不可從耳

姜白石所藏定武蘭亭爲趙子固落水本蘇米齋手撫無毫釐差訛又爲姜開陽刻於山陰蘭亭之於姜氏大墨緣耳

隸書無庵字以盦字假借上作大者未知古人有如是添作者歟書法亦有窘甚處以其限紙勢局故也大槩隸法寧拙無奇古而不恠雖戚伯羊竇之險亦不奇不恠奇恠二意不特書法一截戒之爲佳方春番萌四字亦犯奇調人隸字不見古法多犯恠此於

隸體未及廣見多聞以意爲之雖千變萬化惟之一

字深加

缺

書家必以右軍父子爲準則然二王書世無傳本真迹之尙存惟快雪時晴與太令送梨帖都計不過百字千載之下追溯裴几家風止此而已亦皆入內府非外人所可見如劉摹章刻尙是一翻者摹法刻法已不及宋元又何論於梁摹唐刻也六朝碑版頗有傳本歐褚皆從此出然宋元諸公無甚稱道者以其二王真書猶未盡泯如今時也今人當從北碑下手然後可以入道耳焦山鶴銘卽六朝人書又如鄭道

昭諸石刻皆可觀如黃山谷屢及焦山而未嘗舉鄭亦可異也

郭君碑非徒無東出而已中國亦罕有收藏入燕時亦僅得一見而拓本絕大東人壁上無以掛搭且字樣大小不一互相錯雜鉤連又非裁剪可及字畫瘦細如金繩石暈苔繡與之漫漶雖明眼人猝難尋行辨畫幸蒙蘇齋一一指授始得畧見其大體東歸以後頗能想像而有時臨仿然大駭於世眼故未嘗爲人作之或於紙背試筆而已

衡方碑夏承碑上送夏承碑原石已不存皆此重刻

本通行耳。出於歐褚顏柳相傳之舊式。白下皆漫書之一字之內。逐其橫豎點捺砌湊之。然其天品甚異。加之人工終成一家數者。以其不以衡山卑近而俯首學習。不以驚遠自大。如後來妄稱鍾王也。其大楷之金石碑版。前面字專法坡公表忠碑。其半艸以米南宮爲歸。並不出宋人圈子外。卽

其識力大有商量處其門下得髓以圓嶠爲第一圓
嶠初年所作楷字卽與師門無少異如一手實不知
但從師門所書學之曾不一叩師門之所出又何哉
師門亦不告其所出又何哉抑或師道甚嚴不敢妄
請歟師門之不以告者卽又不示璞之義歟白下用
羊毫筆徐丹陽嘗云見師門所書中國大毫白如雪
竟不知爲何筆亦不敢請蓋古人師道之嚴亦可見
徐李皆其高足李又傳其筆皆不知羊毫雖知之白
下能使得他皆筆性之所不合耳
豹庵書卽出於褚河南亦不言所自如白下古人多

如是處

米南宮書出於羅讓而世但知米不知有羅蘭亭一
爲歐摹一爲褚臨歐有歐體褚有褚體世但知爲山
陰而反不知是歐是褚若以歐褚書爲言雖九成化
度三龕聖教舉皆忽之中國人未嘗如此東人偏欲
抹掇之如宋元諸人必欲鍼砭西京東京直爲超越
而上之其實曰未嘗見化度三龕公然虛喝以傲耳
米以褚臨爲天下第一其時不少定武而必以褚重
米之鑑識當有所叅證非後人淺量可測如黃山谷
又表章定武姜白石趙彞齋皆以定武爲真後世之

動稱定武亦以是耳桑俞諸鑑賞又不專以定武爲歸並舉褚本

樂毅論之梁摹唐刻已自北宋時絕罕近世所行俗本是王著書也東人尤無鑑別認以裴几真影童習白紛竟不覺悟如蔡九峰所傳書古文皆不知爲梅僞也書畫一道耳未聞畫家必上探曹不興張僧繇若得王右丞江干雪霽傳本吳道玄菩薩天王摹筆奉之如天球弘璧如宋之燕文貴易元吉爲希世之寶元之四大家

趙松雪倪雲林黃大痴王濛

亦難得其真本雖明

之沈石田劉完庵文衡山董香光之至近而視同金

科玉條書則不然必以鍾王爲準非是輒皆忽之如歐褚皆晉人神髓而李圓嶠以方板眇之謂之右軍不是書之科不自覺其平生所習乃王著書樂毅論也董香光是書家一大結局舉抹倒之中國人以董臨蘭亭詩入於蘭亭八柱帖內有若嫡派真脉之相傳東人眼光有甚過於中國賞鑑而然歟多見其不知量也若使圓嶠低首向暢整敬客書學習以其天品溯歐褚之不難又不必深加苛責也二王真迹之至今尙存於中國者有若右軍快雪時晴袁生等帖大令之送梨帖皆其尋常閱過尋常摹習又如虞摹

蘭亭褚本蘭亭馮之蘭亭陸之蘭亭開皇蘭亭東人
何嘗夢及不知此個道理一以迷誤不返執三錢鷄
毛動稱晉體其所云晉體竟果何本不過是王著樂
毅論耳寧不可歎偶閱孫過庭獅子賦林藻深慰帖
不覺神飛仍書孫林卽晉人規則也欲學艸法不由
孫之門逕又是村肆酒壁一鎮宅符之惡札耳
書法與詩品畫髓同一妙境如西京古隸之斬釘截
鐵凶險可畏卽積健爲雄之義如青春鸚鵡卽插花
舞女援鏡笑春之義游天戲海卽前招三辰後引鳳
凰之義無不與詩通並不外於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一語有能妙悟於二十四品書境卽詩境耳至若羚羊挂角無迹可尋自有神解在神以明之又非蹤跡可覓耳

胷中有五千字始可以下筆書品盡品皆超出一等不然只俗匠魔界而已耳

歐書如奇花初胎含蓄不露邕師塔銘其神行幻現處人無以覓影尋迹褚之三龕孟法師聖教等書如瞻歲新如逢花開無不流行變現莫測華嚴樓閣一指彈開非彌勒無以辦此非善財無以入此可望不可卽

書有懸腕撥鐙布白等法俯仰向背上下照應諸妙
點畫清楚章法具備乃可且鍾索以來有不能易之
一式左右字是耳右短下齊左短上齊間架結構八
十餘格不從此入妄拈一畫盲施一波如近日俗匠
顛倒猖狂俱是惡札耳

董軸又是極佳筆筆皆運之中鋒董筆之劇跡如此
然後乃見董真不與凡筆比倫所以爲董也俗子妄
庸不知有此妙輕詆董筆誰知其從山陰正脉而出

之耶

答彝齋

石庵雜書聯亦有可觀其遊戲一法耳第其真贋贗

處亦有典型之可見者石庵之書真贋最多混雜必具眼乃可辨然石庵之贋直從其門庭中出如董香光之有代斲一人雖於神髓未易言色相尙有仿佛老兵典型亦足以對酒矣復何妨耶

同上

董卷果是摹本摹法甚佳如此者直當作原筆看亦可馮承素湯普澈之稷序不礙於裴凡真影况以襍體合作一團非佳手不能大抵董作本多合諸家爲之者卽仿以作之其原本之有無又不可知矣第其段段款題皆畫禪室原跋各有所屬見於集中董未必重襲前作分題爲此矣所題筆法亦深於董髓非

坊間俗匠造贗誑人者但筆氣稍弱耳幸留作玩副

如何

同上

近見作書者皆不能虛和輒多齷齪之意殊無進境可歎此書之最可禪者卽在虛和處此非人力可到必具一種天品乃能至如法備氣到一境差欠而漸次精進自有不欲行而直詣透骨徹底處耳

蘭亭一百二十種已收入內府裕王邸中曾一借出有字畫絕異出人意表者外人無由見之人間尙有趙子固落水本趙吳興十三跋燼餘殘本古木蘭院本國學天師庵本王文惠本商邱陳氏宋拓舊本穎

井本王秋坪神龍舊拓本皆可得尋溯山陰真影者
至僞絳之第一第二本秘閣續帖之劉無言所摹神
龍本孫退谷知止閣本陳刻藏真闕三行本戲鴻秋
碧快雪諸本雖各轉翻真訛互襍亦皆有祖本系流
之可覓是以白石扁旁攷外九字損五字損羣字定
武之側下褚樵之平頂杈脚之有無或三層二層崇
字山下之三小點或見或不見遷字之開口不開口
可得以互證矣東人所傳摹蘭亭謂出定武而於定
武諸證無一合者竟是何本歟以匪懈堂所題觀之
似是得見一善本今無以追究矣昔從蘇齋芸臺諸

名碩聞其緒餘又於諸本頗有目及者重溯前夢畧

記于此

書閣亭
後人

穎井王文惠二本蘇齋不甚許可此必蘇齋正法眼
可以審定淺人又無以妄論矣商邱陳氏宋拓舊本
芸臺以爲定武原石蘇齋以爲宋翻蘇齋之精確當
具特識非凡眼所能透到也芸臺嘗刻古木蘭院本
二石一置古木蘭院一置文選樓家塾錢梅溪泳刻
趙吳興十三跋是未燼前完本矣趙子固落水本爲
蔣氏家物蘇齋借留齋中平生用力在是近聞亦入
內府矣趙吳興十三跋已燼殘見爲英煦齋所收亦

經蘇齋品定

蘭亭皆以爲唐太宗時始出然隋開皇年已有刻本其云辨才錮藏蕭翼賺取有不可爲準今通行定武本是歐摹神龍本是褚臨歐有歐體褚有褚體未知兩本中何者是山陰真影歟米南宮以褚本爲平生珍玩黃山谷最賞定武本宋元以來定武本遂大行於世然賞鑒家又多主褚本與定武互相甲乙懷仁集聖教序字時或取歐本字或取褚本字其時大內所藏亦有兩本之各異而並取之皆無傷於摹真歟至如湯馮諸摹又何處留藏也今中國內府所收爲

百數十本間多奇體又與今通行本大異但以今通行兩本爲蘭亭真面又一刻舟矣昭陵發掘之後玉匣真本再出爲賈人所得靖康年間與織女支機石來售於京師賈似道及見之旋因徽欽北去遂無下落如此神物必無與烟雲幻滅當在人間特人不得遭值於墨輪輪轉之時惟更俟迦葉出定年可以勘驗諸本耳

蘭亭定武本最稱蘭亭之真然歐陽所摹終有歐陽筆意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意今以定武爲右軍書必全如是未足深據昭陵原本有誰見之耶世人震

於右軍之名囿於蘭亭之說不攷始末源流動稱山陰真乘是豈知晉唐流派乎如樂毅黃庭道德等書世稱爲逸少真跡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所不道也

晉宋之間世重獻之書右軍書反不見重羊欣重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梁亡以後秘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真僞淆襍當時已難辨陶隱居答梁武啓云羲之從告靈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其實非右軍真書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今二王書一段如是難辨進

而讀經守殘抱闕不絕如綫者又豈一書家之可以
比論乎此學者所兢兢處耳

鍾索以下書家皆無傳訣惟口口相授至智永始以
永字八法筆之於書又有也字一法然不專泥於窠
臼八法之轉變爲七十餘則又有隱術十餘筆非語
言文字可得形容神以明之耳

此是五段真拓尙非全本似以標剪殘闕矣原石自
左而右今無以見本來面目然麟角一株亦可寶也
東來絕罕凡三見而尹氏舊本最古外此通行玉烟

堂僞本耳

瘞鶴
銘跋

成邸書從松雪入晚得歐化度碑宋拓舊本稍變之
深入其奧艸法尤長於孫虔禮舊法一洗惡札之鎮
宅符俗習可爲後民之式此卷盖多趙意然不名一
體鍾王諸法各得其妙苦荀帖爲其所收內府藏秘
晉唐來劇迹皆其習熟而枕籍者雖欲不書得乎東
人之以不知來歷之閣帖蘭亭樂毅欲直溯山陰正
脉者是三家冬烘欲以高頭講章傲昭陵北海耳
嘗於法源寺見成邸所書刹那門三大字有金翅劈
海香象渡河之勢在東國十石峰不可當矣若復石
庵覃溪之雄強又作何觀不覺惘然

智永禪師鐵門限竺守其祖右軍家法橫畫必瘦直
畫必肥此筆勢之自然不得不已處右軍書亦如此
或有隱鋒書者不露其節角似若泯然一色無肥瘦
大小之分細觀之亦皆有差等此書家之斲觚爲圓
一轉變者如兩漢文體之鍊勾琢字抽黃對白而爲
選理焉今之書者不知此之源流動輒以爲書無大
小畫遂漫滅其陰陽向背麤細肥瘦自古一定不敢
易之體式作一算子惑矣

戰顫也取顫動徐行之意蹲踞也頓駐之喻趯

音歷行

也趙

音昔

側行也抑趙行而遲蹢也書法有倬

音堅

立也

與豎字同義。儻筆者短努也。夫既有努法，又設此條，誠贅文也。各本又皆誤作「儻儻」，無其字。

寫蘭亦須多見古人劇迹。如所南漚波大江南北，亦罕未易見。厖得所南一本見之，與元明以來諸作大異。惟我宣廟御畫墨蘭，有所南筆意，非人人所可規仿。其一葉一瓣，近人如陳元素、僧白丁、苦瓜皆天趣流發，尙可以尋得門逕矣。石坡蘭法，夫脫曰窠書以貽之。

書上石坡

白丁雲：南僧善寫蘭，每閉門獨畫，以水噀其紙面，墨光騰發，人無以得其法。鄭板橋師之。

題白丁蘭幀

蘭法亦與隸近必有文字香書卷氣然後可得且蘭法最忌畫法若有畫法一筆不作可也如趙熙龍輩學作吾蘭而終未免畫法一路此其胷中無文字氣故也今此多紙送來汝尙不解蘭境趣味有是多紙之求寫殊可噴筍寫蘭不得過三四紙神氣之相湊境遇之相融書畫同然而寫蘭尤甚何由多得也若如畫工輩醕應法爲之雖一筆千紙可也如此作不作可也是以畫蘭吾不冝多作是汝所嘗見也今以畧千紙寫去無以盡了來紙須領其妙可耳寫蘭必三轉爲妙今見汝所作一抽筆卽止須於三轉處用

工爲佳凡近日寫蘭者皆不知此三轉之妙妄加塗抹耳

鄭板橋蘭幀似是原筆不敢確定者板橋蘭皆於筆墨蹊逕外別具妙諦絕無畫意如高帽蘭盆圖可見帽蘭無一筆似畫意不可以蹊逕尋覓純以撇法爲之此是其平生長於人人不得以近似此幀頗具畫意雖極橫放而蹊逕可尋人亦得以畧于着力亦復近似且其筆勢恣肆無忌亦非不佳以帽蘭所題對看極恣肆中亦有渾圓簡穆之意此幀但恣肆而已又其印章皆其自刻幀蘭所款半壞之板橋印神趣

特異此幀兩印皆非自刻反有傖氣以是數端不敢
確定其真矣板橋門下有能作贗而亦或有代斲而
應求者所以板橋之得真最難若出於門人是下真
迹一等亦復何妨耶直爲之棄斥不必矣與琉璃廠
中作贗者亦有間耳此特以張湯趙禹之法論畫者
也雖古之賞鑑家亦或有容贗如今所通行鍾繇書
是耳至如唐摹且反珍之矣

與彝齋

寫蘭當先左筆一式左筆爛熟右筆隨順此損卦先
難後易之義也君子於一舉手之間不以苟然以此
左筆一畫可以引而伸之於損上益下之大義旁通

消息變化不窮無往不然此所以君子下筆動輒寓

戒不爾何貴乎君子之筆

題君子
文情帖

此鳳眼象眼通行之規非此無以爲蘭雖此小道非
規不成況進而大於是者乎是以一葉一瓣自欺不
得又不可以欺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是以

寫蘭下手當自無自欺始

同上

趙子固寫蘭筆筆向左蘇齋老人屢稱之

同上

吾東畫蘭絕無作者惟伏觀

宣廟御畫天縱葉式

花格似鄭所南法蓋於其時宋人蘭法流傳於東

御畫亦以臨倣也所南畫中國亦罕傳近日所習又

皆元明以後法耳

同上

雖有工於畫者未必皆工於蘭蘭於畫道別具一格

胸中有書卷氣乃可以下筆

同上

春濃露重地煖草生山深日長人靜香透

同上○此趙彝齋語

古人寫蘭不過一二紙未嘗連幀累幅如他畫是不

可強之者世之要蘭畫者不知此境之極難或以多

紙至以八疊強索皆謝不能

同上

近以乾筆儉墨強作元人荒寒簡率者皆自欺而欺

人也如王右丞大小李將軍趙令穰趙承旨皆以青

綠見長蓋品格之高下不在跡而在意知其意者雖

青綠泥金亦可書道同然

題趙熙龍畫聯

江浙間女史工畫者有如孫碧梧駱珮香曹墨琴歸
珮珊如亭夫人分如夫人清微道人張淨因屈宛仙
諸人皆閨閣間名勝竹西女史卽其一也畫法白雲
外史殆傳其神髓不減憚冰女史如石谷麓臺易得
此畫不易得仍題藏珍

題郝玉蟾三公圖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無非畫境坡公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是無上妙諦今此落
木一鴈於兩公之外拈出一異境茗侯胷中天機自
足有以上摩兩公耶嘗見茗侯詩有曉來黃鳥有深

思之句甚似司空風味果有得於一鴈境中者歟

題落

木一
鴈圖

張浦山以諸日如竹為葉句不變誠至言也此竹獨

脫去陋習嘗見林以善亦如此星田未必學林古今

人印合異苔同岑之妙歟

題呂星田
畫竹幀

錢侍郎畫蘭近世宗之入於神境當與書家之石庵

並稱以趙子固之筆筆左出趙鷗波之三轉而妙為

真訣秘諦焉

上同
蘭

吳蘭雪藏王元章墨梅一幀蘇齋而下諸名碩題證

甚多星田所畫全仿其意

上同
梅

近日洋菊之入中國爲百數十種畫家多作大瓣此

畫不失東籬趣

上同菊

自董香光以來至於王烟客麓臺石谷諸人皆於大痴門徑深入秘奧然各以自家風致稍變面目成就一家此畫直從大痴不用己意毛髮畢肖如唐摸晉帖蘇黃米蔡尙於唐摹遜一籌以其下真迹一等故耳玉遂山房重九日阮堂與彝齋同訂因題

題彝齋所藏雲

從山水幀

非以此畫爲過於玄宰諸人也玄宰如羚羊掛角此畫如香象渡河東人不得見大痴真本初學如從此

畫入可以下手。然此畫上一半又神變不測。非筆墨

蹊逕可及。阮堂又訂

同上

高帽花盆奇。鄭燮茂林虛閣妙。虞望今日同。叅真面目。况又兼之杜古狂。是日並觀板橋古狂二畫。並識

山房故事。阮堂三題

同上

畫理通禪。如王摩詰畫入三昧。有若盧楞伽。巨然貫休之徒。皆神通遊戲。其訣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者。是禪旨之奧妙也。至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句。又境與神融。詩理畫理禪理。頭頭圓攝。華嚴樓閣一指彈出海印。影現無非畫理之互現耳。

爲雲
句書

元人作畫以枯墨起手漸次積墨未了之樹闕茸之
山皆從天機得之大癡有大癡皴雲林有雲林皴非
人力所假而爲之

蕭悟青綠三十年以元人筆運唐人氣韻作宋人邱
壑筆端有金剛杵如天馬行空如天衣無縫如神龍
見首不見尾

扇畫極好大有佳處但欠墨法蓋唐宋已邈不可梯
接近人作畫有如太倉一派爲南宗嫡傳以黃子久
爲祖印叅之以荆蠻民之荒寒神韻是皆積墨而爲

之其起手處輒以枯筆淡墨漸次堆砌疊架山之遠
近邱壑之淺深樹木之淡濃卽從墨法之幻現不測
如不墨便一印板而已有何遠近淺深濃淡之可言
耶嘗見金臺一名手作一短幅小景始於卯辰之交
遂上燈乃收墨是用積墨而遲遲又遲也且題畫之
法在古無之唐人作厓於樹根石角細書如蠅頭只
標其姓名而已此亦畫之空處皆其畫意瀰漫卽不
敢妄犯空處與畫上疊畫何異也白元人來稍稍題
款卽補其畫之空缺處又非妄犯其空處者也此亦
大加審裁又不可以雜題惡札邱壑清真之中又何

以着汚脂粉膩澤之語也此雖一時遊戲不可不戒耳

笠屐圖神采光焰又於顴痣硯背之外別傳一副真相水月分影百億變現廬山八萬偈有此無盡藏况上面勻題品宛是蘇齋神髓此紙妙天下者非獨一龍眠盤石藤枝也痴之筆力雖非自出機杼下真迹一等不減唐摹晉帖懸之座隅日侍其旁如西陂故事坎窞之得此清淨法緣非勻注所及何以辦有也

與彝齋書

二帖間從窓影細閱吐墨儘是奇品且其吳邦治所

題筆法雅古可愛又鴻雪齋書直是褚法神髓未知
皆何等人耶天下至廣此輩皆無聞焉抑或偏邦見
聞之所未及而盛稱於江浙間歟何畫錄書譜不見
一人也李卷青綠愈見渲染之神妙古人所云愛畫
入骨髓者始可論於此等耳近於烟雲過眼處未嘗
留着此心今不忍遽釋仰靳暫存是見獵之習氣耶
恨無由對訂如山房雪几耳

文五峰卷大是佳品以大痴邱壑參之家風卽從富
春圖翻新脫臼每五峰過於清峭少深厚趣此則專
從大痴來故又能變其局面耶鈍菴不敢硬定爲鈍

翁印法甚古可喜又與鈍研合璧又一奇矣大槩此等之聚合諒非一時過去緣矣

八大山人畫重閱非真矣畫法固佳頗帶習氣八大畫原無蹊逕可尋安得有習氣耶

文五峰卷頗佳不失其本家風采題款亦其手迹無疑矣

文衡山西苑軸如此亦多而筆法稍欠刻然非凡筆所作贗其軸紙窮處有沈椒園廷芳小印其爲沈之舊藏無疑矣沈是覃翁之前輩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覃之所深重必無收藏贗本之理耳

劉完庵山館圖有來訂者決非贗筆所可仿取吳仲圭神髓在此不可忽矣王夢樓跋亦真無疑且非粧後下筆緣紙甚薄有墨角外映者數處矣卽爲持去若他售可惜幸伏望收弃使寶厨添花亦新年勝事矣石田畫重看益見其神變不測學海圖其爲耕烟無疑至於圖序之筍接不可解矣或有以古畫仍作今圖之例此亦乃爾耳

答彝齋

大痴小幀果是真品矣雲從皴法之教實爲勻賞之精印矣皴法如彼一樹一石皆從中峰來非俗筆所可彷彿乾隆御覽之寶亦非贗耳其爲內府舊藏亦

無疑乾嘉之間校正石渠舊藏諸臣多有宋元間諸
畫頁之特蒙分賜之恩此其所以自內出而再行於
人間耳

同上

錢舜舉文姬歸漢圖畫品特異其上下題款無不真
確如宋比玉引首隸字甚佳董文敏小題又一神化
之筆又如沈度是善學歐法者而筆意大有妙處又
如退密印墨林諸印俱非坊肆贗造子孫世昌一印
是漢印之極古者宋元收藏家多有此印之押縫此
其真搨而無疑者矣

同上

樹齋圖不意大舟畫法之若是極高妙不下於釋汕

矣圖中題款又皆名勝不凡者如凌堃銘岳是熟聞而今見其詩文甚快圖中印章無不奪神動魄終無如此一個之東出亦何耶

同上

石田墨妙昨於夕窓暫得回光見其印章卽普荷二字普荷卽明季遺民遭值鼎革而緇削爲僧者也普荷其名而號擔當者也其款題爲擔當而非格堂也擔字草法似格字其下印細看又是擔當二字明確無疑不覺拍案叫奇此僧出家之前曾執贄於董玄宰書畫俱工宜其筆法有自來矣畫則專尙雲林法吾輩之得見石田真迹已是大墨輪又况普荷所審

定者耶石田之真更無可疑寧有如此大快大喜者
耶無由對證於几席之下癢癢不得忍俟矣第其一
樹一石一皴一點無不神妙不測而其門前漁者貫
柳之魚不過一墨點抹過而神采尤奇變非石田真
筆誰能辦此他種姑未盡閱故暫此仍留石田卷先

此仰呈

與彝齋

石谷是真無疑雖有變筆石谷本不從一律消息此
又其劇跡非過去筆也此亦湊入於墨緣中來者甚
善甚善歷山是明末清初人而姓吳忘其名卽牧齋
漁洋之所深許者也此本未敢質言然若有餘力收

之何妨耶

同上

松雪馬圖爲三希法物無疑乾隆御筆非贗造可能
卽此一段已足可珍因此書之真而可定此圖之非
贗且其內府鑒賞諸印確真無疑但宜子孫與前時
所見小異又是別印耶又不敢以此小異並他印而
疑之矣至如王熙所跋亦不誤矣大槩畫法果有與
他大異此所謂畫馬頗殊相者也

同上

趙中穆馬卷不敢定其確真吳跋筆意亦非坊間作
頗有可喜處藩衲老人未知爲何人而大非俗品卽
一賞鑒家矣其兩印甚模胡槩其印刻又非凡製卽

此一藩衲而亦足可愛耳且其原圖亦不失本家筆

意者耶

同上

指畫當以高古簡嚴爲則近世之高其佩朱倫翰尤其選耳吳起鳳之流過於流放不收矣玉笛山房中夢禪畫有高朱風致又如張水屋羅兩峰不失士氣能以篆籀之法作之反有勝於筆趣者大率以指代筆卽光陰互用之妙諦有能悟徹天龍一指禪可入指頭三昧也李君此幀頗佳似姜東臯其何有印合歟每於簡嚴一法深加着力非獨指法欲學大痴雲林非簡嚴不能先從其荒率入門便墮魔界是畫家

最深戒耳

高其佩指
頭畫後





三

卷之三

目錄

卷之三